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九

大學衍義補

禮類

崇教化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聖者此勝
世可無靈
勝不靈只
是不同靈
只是強同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
尊于天子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乃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

八
新
卷四十九
同是以上三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竝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
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蘓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
罷奏可

臣按武帝卽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卽得董仲
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爲言而丞相衛綰又
以爲奏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
尊孔子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

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績。仲舒發揚之力也。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博。其間不能無繆。允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

穎達會諸儒臣謨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
端也

韓愈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
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
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爲民
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
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

歐陽修曰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曠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克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修又言於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在無幾去聖旣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爲九經正義所載旣博

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特詔儒臣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于今日者實由孔穎達之正議其刻板尚存於福州府學今後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者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

詰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不知所擇耳

躬孝弟以教化

商書伊訓曰立也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儿杖行也。糜粥糜亦粥也飲食。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于州巷。放乎獫狁。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衣而割牲。制牲體爲豆實執醬而饋。進食也執爵而醕。食畢以滌

口冕而總于。

總持于前立于每位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

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
來者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

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

整而始出者

獻鳩以養國老

臣按天子之養老有二有國老有庶老貴冑謂
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
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
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
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服都紵大

袍單衣皂綠領袖中衣冠進賢杖五杖五更亦如之
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
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
禮道上作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二老
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
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膾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
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

崇師儒以重道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
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

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大戴禮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窮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儆戒書於席之四

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愆。不忘。
殷監不遠。視而所代。凡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口。口
生。口。口。口。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
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抹
也。楹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
母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用地之財。敬
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倍德則萌。以吐尊
敬師儒

檀弓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子位焉。嗚
呼哀哉尼父。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臣接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者始此

梅福上書于其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氓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爲褒成侯

臣接此孔子謚宣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幸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孔子

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鄉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蒞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指及孔氏男女錢帛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賜百戶奉孔子祀令齊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朕我王化在乎儒術能

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年祀漸遠靈光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卽拜奠於祠前

宋真宗咸平二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鞞袍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旄伏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臣按宋真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註止肅揖帝不從特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鞞袍況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爲封禪之故非誠也其所加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謚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心既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

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也

臣按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扈聚瀆倫聖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僞作天

書聖道如何

以上與崇先聖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
臣按宣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扶

翼其惡黨以爲自己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人在天之靈其可欺乎

仁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頥張載程顥程頥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世界人豈宜從祖宗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

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三
臣者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秩熹于從祀如栻如
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元文宗加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會參鄒國宗聖公孔
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
從祀

臣按焉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
從祀吳澂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列在從
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

從祀于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

以上言褒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舉也與常也秩禮也節禮也祭先聖先師焉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袒割辟雍之上尊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召天下純儒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
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
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
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
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請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
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

可與郊祀
能言祭並
雖不朽

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
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
何足道哉以上視學

謹好尚以率民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
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
之中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

小曰羊大曰羔

也羔羊之皮

所以素白絲五

純以絲飾退食

退朝而食於家

自公

從公門而出

委蛇委蛇

自得之貌

臣按先儒謂此詩爲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

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赴
赴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

節儉正直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緇衣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上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

詩作那

作孚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

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春秋左氏傳云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成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後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行令乎

矣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慈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二紀十二年世曰紀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臣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

而一般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繼之以君陳以和
其中歷三十六年之久世已變矣而後其風始
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
邑密邇王室其無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蓋一
肢有疾而渾身爲之不寧一處有傲而四方爲
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
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爲之動勦矣民
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忿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服土。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溢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難。

又口資

資財也

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厥躬。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鄭子產爲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挈矧。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

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

鄉與鄉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

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

之豈如今定經制令若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

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無維楫維以繫船楫以制船中流

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

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

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

觀示之使
其慕欲也

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爲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則盜賊消
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癘也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
勵造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
右職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
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吏

民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
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
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
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
謹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者
皆以爲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
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
祭嫁娶禮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
以詞訟自言者

黃霸爲潁川大守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頒行之於民間勤以爲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第第貞婦順孫日以衆多出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以風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次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

史大夫

臣按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爲治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爲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爲吏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望增秩賜金徵入朝以爲顯官哉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

許荆爲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

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民有蔣均。與其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

仇覽爲遂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請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

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任廷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卽造爲學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蘓瓊爲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論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後魏封回爲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清河王勵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

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誓之書不得教受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竝坐廊下有好爭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

改

唐高士廉爲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遥以哺之兄弟異財罕

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
諭由是邑里翕然多爲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
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爲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
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
試於有司者入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
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趙德秀木沈雅
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

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衝推官專
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山已俸百千
以爲學俸。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餼自此潮人日起。
文學立祠祀之。

常衮爲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爲文章。親
加講導。與爲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山是風俗一
變。歲得貢士甚盛。後衮卒。閩人以衮配享于學宮。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羗夷。用火葬。琦爲買田封
樹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耻。

臣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

中國始有之爲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
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爲郡獨能禁之今此
風猶行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
爲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
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程顥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
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寡
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
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

知爲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余仲寬幸劔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劔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者列坐廳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

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十計轉
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
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東爲甚請自今有除爲
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之後民
竝無溺子者如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
舉子必多戶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善也慝惡也表厥宅里彰善癉病也惡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紬惡命鄉簡不
師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
齒大司徒師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
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不變屏之達方終身不齒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明善瘠病也惡以示民厚則民
情不貳

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
民不惑矣

臣按後世凡有孝子烈婦則旌表其門而爲盜竊屢犯不入者則異其門而以爲警是亦得古人章好慎惡之意也

殊感并過
如此

漢明帝永平三年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幘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於郭賀賜之以所不當得之章服所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時官廳見而聞之寧不惕然悚忻然慕乎

沛劉長卿妻和氏夫卒防遠嫌疑子又夭歿桓氏慮

陽高
山
高

不免乃豫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旌其門閭號曰行義桓癸

臣按前代旌表節婦不止一桓癸見於史傳者此其始也載之以見帝王旌表節婦之實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璽書褒之曰皇帝謝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以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段米百石詔表其門閭

臣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

隋文帝有璽書褒之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民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鄉水連理，瓜異蔓同實，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

江州民陳兢，其先世仕唐，有爲江州長史者，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倍宗嘗詔旌其門，南唐爲立義門，宋初免其徭役，太宗

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真宗時官其主家者爲州助教

舉贈謚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專也惠善也耻名之浮於行也

方慤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夫謚以誅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謚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是謚三代以來
已有之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
者之辨生者之名以辨其人死者之謚則節其
一德以爲稱而諱其名也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陳澧曰死而有謚今之變禮也最以前大夫以上
乃爲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呂大臨曰父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
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父也

陳澹曰文王雖爲西伯不爲古公王季作謚周公

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謚也

臣按元世於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謚是

雖夷狄之君不知禮亦一時臣僚不學之過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玄曰類猶象也

臣按先儒言謚曰類當爲誄謂誄而謚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
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

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陳澧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謂之謚所以代其名也貞惠文此三字爲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按自古謚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以屬有司我

朝始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謚皆自上賜云

尹焯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
淵爲謚此孝子慈孫所以不能改也

臣按謚法捐位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二君
者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謚
而加之於君父豈春秋爲尊者親者諱之謂哉
蓋君之謚則稱天以誅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
之君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
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謚法最公秦
人以爲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
易名名尚不敢稱况可加之以惡乎失古意矣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且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
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
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
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臣按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
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
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輿之書有
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扈冕
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蘓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
者取古謚法而釋以已說而各爲之法也其說

不一有一謚而取義數端。臣愚以爲古今異宜。請自今節惠定謚者。本於古法而參酌以今世之所宜。庶不悖於古。而於今人之聽聞不惑云。

晉賈克老病自憂謚。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克卒。以外孫爲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克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卬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卬。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按克姦回弑逆。謚之以荒。固爲幸矣。而武帝曲加以美謚。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謚。遂以克爲

善人賈模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明帝贈譙王丞戴淵周顛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寬尚書卞壺議以爲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爲往年敦姦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旣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宜與周戴同例却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

臣按周札始雖延寇終則死職其於贈典在乎可否之間雖以明帝寇亂之餘偏安一隅而於臣之贈典而羣臣猶且執議如此後世則顧其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雖

有贈謚不足以爲勸沮

北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秘書
監及卒尚書謚曰宥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羲雖
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
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改謚文靈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
於夷狄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謂謚爲繆敬宗孫彥
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爲謚者
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
不然義不可奪

臣按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
曾馮盜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然此猶
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嬖后殺忠良
之罪謚之以繆猶爲幸矣當時戴至德謂王福
疇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爲繆對曰昔
何曾旣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日繆
許敬宗忠孝不加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
謚之日繆不負許氏矣當咸亨中昏主臨朝而
臣下猶斤斤執法持論如此雖其任遇之臣略
不肯少有假借其謚雖終於改易然載其事於

史千載猶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謹哉。
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爲載
薦，太常謚不當。

故相呂誼卒，獨孤及謚曰蕭嚴。郢駁謚加以忠，蕭
及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
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
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
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
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竝謚曰武，固知書
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

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
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
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
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
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叅用周漢之制。謂
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若而忘身。近貞。
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
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遺其悛。
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
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

謚忠溫彥博謚恭此竝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

宋仁宗朝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槩以公議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謚如

竦者豈易克當光又言竦得此謚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雖謚之以正不足掩竦之惡而適傷國家之至公耳

臣按宋以前人臣無謚文正者文正卽唐之文

貞宋人避諱易貞爲正盡謚之美者也宋仁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以此謚光上疏以爲竦不足以當此謚因改謚文莊其後光薨卒得是謚真無忝矣乎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謚議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塋祭之禮執中位爲

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而治理
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
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有非禮之舉此不忠之
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儀
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
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
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自宰相以一品就第可謂
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
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臣按韓維上陳執中謚議而責以居大臣不能

正典禮之失以爲其不忠之罪而謚以榮靈嗚呼使此議行則凡爲臣子者生前所爲雖或僥倖以免王庭之誅然身歿之後公議凜然終不可掩人生不滿百寵榮富貴之日不過三五年耳而不美之謚播於人口錄之史冊殆至千萬年而無窮是則謚法之行其爲世教之助蓋亦非淺淺也世主往往矐於所好而自敗其彝典何不思之深哉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修卒尚書省移太常請謚李清臣爲謚議曰公爲聖世賢臣一世學者所師

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尚根本。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爲最多。真可謂文矣。考按謚法。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宋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然公常叅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謚文忠。

寧宗慶元六年。京鏜卒。賜謚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

諱改文忠言者以爲楊意巨儒旣謚曰文議欲加一
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以一字猶且不可况二字俱
欲極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謚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
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
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臣按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
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
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
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有謚蓋自姚廣孝等

官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于恩賜。然臣竊以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恩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

右編

六曹類

禮曹

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

董仲舒郊祀對

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犢

其席藁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
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
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
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臣商議

郊廟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
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
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
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
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越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掖以隔婁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
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
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
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

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
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
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
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
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
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
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

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
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
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人之謀既
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
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
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劉歆毀
廟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
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
萬民俱蒙祜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

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

晉明帝時
漢廟始建
禮多闕
以惠懷
二帝應各
爲世則禋
祀世數過
七宜在迭
叙事下太
第循上議

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
共皇也。師其皇
立廟議

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
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
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
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
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收舊，茲如此
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
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
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

惠懷兄弟
不得各為
一世也

惠懷兄弟
不得各為
一世也

上毀二世者，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有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入，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神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資術惠懷廟制迭毀議

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

諸七案以
昭武昭王

為始祖人

常奉禮節

張齊賢上

議

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為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為始祖，異乎殷周之本。高稷也。高稷興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為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為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張齊賢議始祖廟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

漢書卷五十四
郊祀志第五十四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六

禮宗室
又欲顯明
皇后升升
焉貞節上
赤

摩於於
和升也

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

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

特立廟曰闕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

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

時享如儀。

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別
置官屬。陳貞節論皇后配廟。

請以中宗爲別廟。大裕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

則裸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

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

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

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

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况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第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

矣夫功不可弃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况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拆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經辨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頌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迂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

陳貞節論
凡第八人廟

廟名宗門
元時有改
復字教廟
爲義宗廟
作大臣章
漢七言

唐德宗卽
位初玄宗
廟宗既祔
聖遷祔於
二祖于西
次堂引太
廟位東鄉
禮儀使于
休烈議獻
其屬等字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師古

之道必也正名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

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

况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

義宗韋燕駁義宗廟號書

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

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

稷爲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

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大禘

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

太祖若合
食則太祖

位不得正

請藏二祖

神主以太

宗中宗祚

宗廟宗從

世祖南向

唐宗玄宗

從高祖北

向禘禘下

及二祖凡

十八年建

中初代宗

喪畢當大

禘京以太

幣博上上

官

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卽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旣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禘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

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禘合也有如別享德則
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給
於廟如真卿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
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
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
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
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
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
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
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

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
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
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
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
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
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
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
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三祖
則行周遂復古制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
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太祖之也

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與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高曾之廟。人情大順也。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禘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禘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預。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墀。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禘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墀。可毀瘞而不禘禘乎。三

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卽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晉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土，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

惟獻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非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

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

決諸儒無後言

陳京論祖宗禘廟

臣等伏以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常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后列於所配之下絕

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爲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今號爲合食，反絕席而坐，牲牢祭器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意。伏見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在奉慈廟，未升祔時，每遇禘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享，所以伸所尊者最。

爲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伸，而於禮
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章懿之明證。歐陽修
等議四

后祫

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
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
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
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後，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
神明，莫此之甚。臣竊謂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
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
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

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苟有一時之利，不思虧損。

聖德伏乞特示寢罷以全典禮。

歐陽修論是
詳后影殿

臣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明堂配祭，東

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皆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當仁宗嗣位之初。僅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

錢公輔論
明堂禮

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顯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

王安石議
僖祖祧遷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其德能配天也。夫以文王之德而不能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矣。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宜不得舍文武而他及。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創業之君乃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

近於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禮，言商周非絕饗，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必以僖祖爲始祖。臣又以謂不然矣。其言曰：商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言也。則禘祭宜無易饗者。今商頌之長發大禘之詩也。其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廼專歌述契之功德，一篇之間，了無及饗之語。則祭法之言禘饗者，臣亦未敢取以爲信也。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帝。且景帝、唐

列部候証
位祖非矣
顯侯原在
而祖後南
宋自傳前
無考

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堯之父。高祖之時以景
皇帝爲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圓丘。景皇帝不
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配天地。
黎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封。
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爲始祖。臣亦
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
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之
恩德也。今天下惟知遵奉太祖。而乃欲替其親郊配
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
不明被於後世。適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

恐僖祖之神非所居而不受。若以得姓者爲祖，則趙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衰始得姓。今若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其可乎？臣今欲乞特爲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別廟以祀姜嫄，不可謂非禮。孫固議僖祖祧遷

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

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祭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

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
郊、之、禮、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禮、獨、
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
祭、乎、議、者、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
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
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
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
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
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
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

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譌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鯨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大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常合祭矣時褚元亮郭山暉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蓋以爲川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

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齊祭禮樂爲政事。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不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

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
當祭於圓丘。此何議也。今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
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
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
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
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親祭。故命
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
無故而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
三年一祀地。是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䟽簡。
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䟽於事天。自古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文註釋
禮記

未有六年一事。天者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與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惟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于禁中望祀，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有

法元成毀
知同宗廟
殿節位自
是向至林
於及廟祇
以此動王
以五

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
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
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款、祖宗所安、不可輕
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晉西漢之衰、
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
佾、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爲寒心矣、
唐制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
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
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
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蘇軾
元
祭

議六

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則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

蘇軾請復用皇祐典禮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

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遵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淺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謂遵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穆絜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附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

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馬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朱熹論四廟祧主

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日，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

禮教始于
大臣

唐高宗時
明節皇后

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主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愛之義建武之初新水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臣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侷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

武服制
故事跡

父在爲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

父之日遠報毋之日少恐使失令名哉宰相乃令太

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

於魏晉之文遠甚半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則

降詔於外無害至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其於

內事非至誠肅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

之及董晉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呈太子服期繇來

官初非朕意楊固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

等論太子

屏服

伏觀睦親宅被火災者二廣親宅被火災者亦二旬
月之中如此之併豈適丁其時乎臣竊以春秋之義
推之蓋二宅之中有親已盡服絕無者而未經裁節
於有限之禮故大以火災戒之乎歷考上世尊族或

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自唐明皇而後世叢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本朝依其制也然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授之今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定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願當

今之未備。祖宗昭穆。是宜世出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洎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楊繪乞酌古今。服紀之禮。

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崩譏之。期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爲天子絕期。不妨宴樂。臣切非之。蘇軾乞以魏王之喪罷秋宴。

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

程頤論除喪不可置燕

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爲非、蓋詔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爲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識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古者再期而太

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
繆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旣除服矣。至葬
而又服之。蓋見梓官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卽吉。
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
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
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
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過山陵
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
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
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

蘇軾論喪
服儉葬

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
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擊牽制之弊革去
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者在方冊爲世
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
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嘗以世嫡之重仰
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
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
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
用練紗淺黃之服

朱熹乞詩
論喪服

漢成帝嘗
起昌陵墓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願謂羣臣曰

年不成復
遂罷延陵
制度泰矣
河上疏

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
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
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
葬不起山墳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
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
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
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
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數又多殺宮人生雍子

匠計以萬數天下若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柳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已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

也及曾巖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
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

也

劉向諫起昌陵疏

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爲請而臣獨望陛下固辭徽
號爲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

劉敞乞固辭徽號

前代人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
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
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
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
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願復之恩然陛下所

漢成帝久
無繼嗣
以爲宜建
三統封孔
子以有歷
運復上書

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
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切以爲今日所以崇
奉漢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
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王等議

乞表先朝封贈
期親尊屬故事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
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鑽橫分臣之願也守
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
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

堦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
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
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墜人所以自塞也。善
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
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
所謂墜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
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
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
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爲
此也。春秋經曰。不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註

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梅福請封孔子爲殷後書

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

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

國家之失，豈云細哉。

司馬光論夏竦不當謚文正

臣竊以凡爲人臣，受祿不必多，受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追謚法本意，所謂道從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閭門，外則不能立效於

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
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
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慙愚不達大體、不知復
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
此之厚者、以竦嘗爲東宮之故臣也、向者東宮之臣
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
然、豈非知竦所爲不合衆心邪、司馬光論夏竦不當
謚文正第二狀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
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
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

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

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故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其蓋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

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
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寶上天黎實
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
變何比之有觀射父
論重寶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
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
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

春秋卷六
卷六
月

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
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
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苗霜雹曠疾不降民
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愆而殺雷不
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
也申豐論
雨雹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
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

之變國家之事，變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然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執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矣，見臯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苑，於禮亦

不當立。與嘗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
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
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
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
國中處旁不及貢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
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
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
大臣乎。此天意也。舉在外者天災外。舉在內者天災
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董仲舒
火災對
陛下至德仁厚。哀憫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

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
寔臣下朱繡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
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
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
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
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禮
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給之厚彌衰送往勞來
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
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
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

漢成帝元
延元年星

李東井屬

郡岷山崩

雍江向曰

皆周漢山

崩山川竭

而幽王亡

峻山者周

所興也漢

家本起于

蜀漢今所

起之地山

崩川竭星

字又及漢

提大角從

移至辰殆

必亡矣歲

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

於四孟大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在矢夜光熒惑襲

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

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

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

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

于衡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

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不能已復
上奏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劉向上星
李等奏

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才。先帝時有侯
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
鄭州。至今輿誦謂之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獲
國經寶勝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
休於邪說。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
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旣惑左道。卽紊
政經。民心用離。浸不復振。及至祿山兆亂。輔國切遷。

老君寧肯御兵寶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負愧包羞
大命既傾前功併弃今朱能所爲頗似王鉞等事孫

論天

書

麟大率
類此可存
以或

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路圖寫其形
大抵牛身象耳狗足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麀麀身
牛尾一角郭璞注謂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麀大麀牛
尾一角卽漢武郊雍所獲麟也又云騶如馬一角不
角者麟卽元康中九真郡所貢也又唐龍朔三年麟
見于介山又聖朝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獸一角似
鹿無斑豸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爲祥麟上表稱

賀臣以前典觀之則麒麟如馬狀麟似鹿形況麟鳳四
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青史具書故唐改元年漢名
首閣太平之瑞莫大于斯臣切聞此獸頗與書史所
聞不同閉以檻車與象相觸所食草木皆中國所無
萬一非是祥麟海外別有名目卽朝廷殆爲蠻夷所

詐

齊唐論
麒麟

伏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月日時
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
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奏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
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

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夫
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
禍寔深也。

同馬光論日食遇陰
雲不見乞不稱質

詩人之時事異于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實日
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變也。

王巖叟
論月食

八編類纂